

2025 时光列车

暖行拾光站 诗韵油乡站 活力焕彩站 光影砺行站 微光成炬站

诗歌

十二月

齐帆

十二月的风
把南方的花,吹开了
把北方的雪
吹落了
电话那头的母亲和我
心里,有些东西在融化

时光的马,总在年末
朝我跑来
让我在旧历和新年之间
停下来——
又是一年,我改变了什么
什么又把我不改变?

所有的过往,化成一缕风
在变轻
那些铺天盖地的信息也在消逝
只留海,潮涨潮落

浓墨重彩的心,变成一幅
晕染的画。是时候,把一些东西
放下了
得到和失去之间,天平都在摇摆
万物生长——
向着光

祈福卡在风中摇曳
想到很多事情可以在2026重新开始
忽然,小心翼翼
心生欢喜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编者按

亲爱的“2025时光列车”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为了给您提供一个更加愉快、舒适的旅行环境,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提示和乘车指南。

十二月的风,吹过厂区与山河;时光的马,载着初心与过往。十二月,道不尽年末的温情与来年的期许。

2025时光列车停靠诗韵油乡站,在这一站,如诗中所言,很多事情可以在2026重新开始。愿这趟诗与远方的石化之旅,能让你记住岁末的温暖,带着对行业的热爱与期许,奔赴新的步履。



风吟十二月 油径觅诗行



雪落大漠。李学仁 摄



雪中。吴奇杰 摄



憧憬。沈志军 摄



滩涂。王洪江 摄

鸟鸣黄河口

樊俊利

初升的太阳,好像蒙着一块遮羞布,朦朦胧胧、羞羞答答。初冬的风儿有点儿温柔,又有点儿冰凉。一大早,我陪着远方的客人到黄河口观鸟。

车子驶出市区进入东八路,好像摆脱了人间烟火的纠缠,踏入一片静谧世界。若明若暗的光线在水草共生的湿地上,绣着如雪的芦苇花。披着枯黄苇秆的芦苇,白发苍苍,像晨练的老人轻轻向你点头示意;野草挂着晶莹的露珠,频频招手;弯弯曲曲的湖水,漾着孩子般纯洁的笑容;碱蓬草织就的红地毯,犹如秋风剪下的一块块红布,镶嵌在斑斓色彩之间——黄河口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着远方的客人。

“你看,鸟浪!”
驶出十几公里,从天津来的友人王小柔隔着玻璃窗,指着右方一片荒野的上空,忘情地喊道。我们赶紧靠近停车,急不可耐地钻出车厢。

只见成千上万只鸟儿,像蛰伏在湿地的奇兵,闻令出击,腾空而起,组成一团团或白或乌或白乌相杂的云朵,又似一层层翻滚的波浪,起伏起伏,遮天蔽日。羽毛闪烁着晨曦,“呀——呀——”“嘎——”“咕——咕——”,不同音调的鸟鸣混成一首黄河大合唱。

铺天盖地的“鸟浪”,一波接着一波,令人目不暇接,像王羲之笔下的墨宝,笔锋潇洒、挥洒自如,在黄河口的天空书写着新的华章,又像一只巨大的海鲸,以天空作舞台,展示着矫健灵活的身姿……

我心生疑虑:这成千上万只鸟儿组成这么组织严谨、行动一致的庞大团队,靠的是什么?那只头鸟又以什么发号施令呢?

一队大雁时而排成整齐的“人”字形队列,仿佛训练有素的士兵;时而分散开来,自由翱翔,如同跳动的音符。水面上还有或红或白或褐或灰的野鸭,嬉水觅食,好一派鸟儿天堂的风光!

同行的王小柔是一名候鸟专家,去年作为国际观鸟大赛评委受邀来过黄河口。再次看到鸟儿,她依旧激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来:这儿是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暖温带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殖之地。

每年初冬,来到这里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现有鸟类374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92种。耐寒候鸟会留下过冬,另一部分则会停留一两个月,待天气转冷后再继续南下。这里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入选了“中国六大最美湿地”。车里,王小柔笑着补充:“鸟群的协同靠的是视觉信号和群体默契,没有绝对的头鸟。”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河口人,我不禁暗暗赞叹,又有一丝羞愧。人啊,往往对眼皮底下的宝藏视若平常。

鸟儿是环境最公正的评委。如今,天南海北的鸟儿跨过山山水水汇聚于此,寂寞的荒原成了鸟儿栖息的家园。它们并不惧怕人类,自由翱翔,捉鱼戏水,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儿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奇幻美景的背后,也有石油人的一份功劳。多年来,胜利油田大力推进生态、绿色发展,全面加强环境保护,提升绿色清洁生产水平,做到了“油不落地、气不上天、水不外排、声不扰民”。每一步,都是黄河口石油人对大自然最深情的守护。

风掠过芦苇,吹进车窗,送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我的心儿跟着飞出窗外,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展翅翱翔在明媚湛蓝的天空……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门前有处网红地

范永光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过去是中原油田物资供应单位的摆料场。小区对面有几栋高大的砖瓦房,是油田建设初期进出物料的库房。

也许是太过熟悉的缘故,每天来去匆匆,竟丝毫没注意到这里的变化。直到本地媒体登出一篇报道——《昔日油田老库房,今朝市民打卡地》,才惊觉故地的蜕变。

傍晚闲着也是闲着,我索性踱到那片老地方去。果然跟人说的一样,老库房早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从马颊河西岸望去,原先几栋灰扑扑、墙皮都掉渣的旧砖房,竟换了副脸面。斑驳的红砖墙没动,嵌上了亮闪闪的钢化玻璃窗,一老一新的搭配,倒更耐看。鹅卵石铺的过道里,不知谁插了几枝枯树枝,挂着几串灯笼,大小都差不多,风一吹轻轻晃。房檐上绕着圈橘黄的灯带,早早地开了灯,给砖房描了道暖乎乎的边缘。

两条铁轨从房子跟前直直铺出去,尽头停着个老式火车头,挂着“1975”的字样。路边摆着图片展,我挨着看过去,才想起这地方的来头。1975年濮参1井喷油那会儿,这库房就跟着建起来了。红砖是附近窑厂烧的,钢梁是兄

弟油田支援的。作为油田的“粮草仓”,屋里总是堆得满满当当,钻井泵、抽油杆、厚沉沉的焊接钢板占了大半,角落里还码着石油工人的木板床、棉衣和线手套。整夜整夜的,库房里的灯都亮得晃眼,叉车的轰鸣声没停过。那时谁也没想过,就是这一方库房的连轴转,竟托起了后来的光景。

1988年,中原油田开采出722万吨原油,站在了全国第4的位置上。

和我住一栋楼的赵师傅,同我感慨起旧事。他说1983年濮阳市建市,可不就是沾了油田的光,是实打实“因油而生”的地方。

那会儿,油田帮村民打水井,村民给油田食堂送菜;油田医院对村民开放,地方学校接纳石油子弟。20世纪90年代闹洪水那阵,库房腾出大半地方存放救灾物资,石油工人与村民肩扛麻袋、堵决口,汗水、泥水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后来,油田产能调整,老库房渐渐冷清下来,墙皮剥落,玻璃碎裂,像一位老去的伙计,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路过的时候瞥一眼,让人心里头闷闷的,不是滋味。直到它化身濮阳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换了种方式“活”了过来。

如今,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有人

在“1975”火车头前留影,有人在过道里直播,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会特意钻进柴火灶餐厅,点上几串烧烤,嘴里念叨着:“当年在库房加班到半夜,哪有这条件哟,就着白开水啃方便面!”“最叫人心暖的,还是那个旧书吧。书架上摆着小小的井架模型,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旧记事本,还有些淘汰的套管钳、旧抽油杆、旧扳手。老员工凑在一块儿,半天不说话,努力翻找着自己的青春;年轻人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那些旧工具。”

十一假期,雨稀里哗啦下着,我和朋友老屈踩着泥点子往这儿走。照片墙跟前围了一群学生,老屈忽然指着墙上说:“那年也是这么个鬼天气,库房后头的水哗啦啦地往里灌,我和几个工友扛着麻袋堵口子。”

孩子们仰着头,眼睛亮得很。雨还在下,檐角的水线一串一串往下掉,没人催,老屈也没多说什么。风裹着雨扫过来,混着一股子土味,像那些日子,也跟着飘回来了。

创意中心二期工程就要完工了,脚手架正一层层往下拆。这片因石油而兴的土地,如今因创意而活。而我们这些油田人,也终于在这片网红地里,找到了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在雪夜里回到尉犁

王晓静

夜里,读希内斯斯的诗《掀开的夜幕》,我被诗人写夜与昼交替时那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想象力感动了。欲罢不能时,微信里收到好消息。

我之前采访过的地球物理公司新疆尉犁项目,因为超预期的高质量,在项目结束后又被甲方追加了合同额。受到鼓舞的队伍来不及休整,已经马不停蹄地从尉犁转场去了近千公里外的顺北21井南项目。

想到我曾用手中的笔对他们进行过集体素描,便也受到鼓舞,由衷地感到高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许多人,许多事,华盖琼琤的胡杨,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黄沙漫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却始终在我心里,在我低头的瞬间、转身的刹那,流水一样从眼前缓缓流过。它们已经把根扎进了我,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两个月前的夜里,我落地梨城机场,一过闸机,便从熙攘的人群里一眼认出了王跃辉。王跃辉是队上的政工员,之前我们在微信里聊过。他穿一身红得耀眼的工服站在那,一下让我想起2023年冬天在贵州的一段经历。那年,我随SGC2138队参观土城博物馆,在门口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游客围观。那种好奇、艳羡和肃穆的神情令我大受感动。从那天起,我把石油红奉为石油人的精神图腾。穿上它便有一种沉甸甸的荣誉感,这种感觉与责任和奉献有关。

吃过晚饭已是半夜12点,我们决定在梨城住一晚,第二天再赶往几百公里外的尉犁项目。

那一夜简直太难熬了。因为睡得晚,总担心第二天早上醒不来,于是一次一次看时间。早上6点,天黑了。7点,依旧。一直等到8点,天空才渐渐变成黛青,灰扑扑的草草,仿佛蒙着一层薄薄的糯米纸。

时间的方寸全乱了,我完全抓不住它。在接下来的20天里,时间一直跟我捉迷藏。后来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可以跨越白昼和黑夜的界限完成,无须时间来导航。

在尉犁,早饭通常是在夜里吃。我说的夜不是时间概念上的夜晚,而是视觉里的夜。

凌晨四五点钟,食堂开工。临近6点,开窗打饭。乌泱乌泱的人群潮水一样涌向窗口,又潮退一般四散,拉下两三个睡眼惺忪的人,这些人一边揉眼睛,一边把饭钵递进去。饭后是班前会,队伍像码放整齐的红色砖堆,在帐篷前拽出黑长的影子。偌大的车场,马达叫器得很凶。无数人,踏着黄沙,风一样往前滚动。营地的灯,错落有致地悬在夜空,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星星。

我恍惚地站在灯影里,想象着要是灯突然灭了,那我们所有人就只能凭声音来感知彼此。这样想着,我忍不住看向深渊似的远方,那里被稠得化不开的黑死死地封住了。可是,还有十分钟就到8点了呀。

有了以上感悟,我的写作便紧紧围绕着日、夜、光、影来展开。

尉犁的夜晚,总是被白天占据着。那里的太阳似乎格外大而亮,充满活力和想象力,它只要醒着,就赖在天上,长久地不肯离去。

晚上8点的沙漠,和黑夜没有丝毫关联,甚至连一线黄昏的迹象都没有。钻井工依然有条不紊地下钻杆,巡线工在沙丘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脚窝,重型卡车像一头忠诚的老黄牛,不知疲倦地把人和设备从一座沙梁转运到另一处沙梁,车顶上的五星红旗像海面上划过的鲸鳍,逶迤着流畅优美的线条。

晚上10点,晚霞终于收起了明媚,属于夜晚的黑才算真正降临。清晨时的熙熙攘攘就仿佛一具暂时在别处存放的模型,此刻又原封不动地搬了回来。驻地继续在灯影下摇晃,时间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切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事,始终凭着队伍长年养成的内部秩序,按部就班地运行。直到深夜1点、2点……帐外还会飘起轻烟似的尘雾,直到脚步声越来越远。

地球物理公司华北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杰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21年在疫情和新疆采棉季的双重压力下,SGC2113队喊出“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口号。那个项目把时间用到了极致。收工那天,很多员工都哭了,彼时还是项目经理的赵宏杰也在心里默默流下了热泪。

和时间赛跑,把时间甩到身后,已经成了队伍约定俗成的行事风格。

当我试图把这些见闻倾注于文字并向外界传达的时候,立刻想到了《中国石化报》。感谢《中国石化报》,让那些沉默于沙漠的勘探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走到了聚光灯下。

白昼来临,一个纯洁的孩子寻找着信任,爱情和欢笑一个孩子,从远远的地方,在秘密的深处,在开始与结束会合的地方……《掀开的夜幕》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翌日清晨,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已经落在了我的窗台上。我竟然在雪夜里,又回到了尉犁。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